

關於柊也(Toya)的事情

我的兒子 Toya 運動方面的成長速度比標準孩子的速度快很多，所以我們期待他一定成為非常聰明的孩子。但他滿了一歲時候，還沒說像「媽媽」這樣簡單的單詞。而且他有一個姊姊，一般來說，弟妹在講方面的發展速度比兄姊快，所以我們慢慢懷疑他可能有障礙。不過，我們因為相信我們的孩子跟一般的一樣，因而決定再等他講起來。

他才滿一歲，我就找到了現在的工作。以後的一年，我們夫婦一直沒有時間考慮 Toya 的事情，因為我們從日本搬到台灣。來台灣以後，我們除了習慣在外國的新生活、新工作以外，還沒有考慮別事情。

過了一年，姊姊幼稚園的老師說：「Toya 快滿三歲了，完全不會講，真的奇怪。你要請醫生檢查 Toya 有沒有問題。」那位老師非常熱情，她為了 Toya 安排檢查。檢查後，我們才知道 Toya 有自閉症。

我們聽到了醫生的診斷時，都覺得「是這樣啊」而已。我跟太太都沒有哭。因為我們決定讓 Toya 檢查後，馬上開始透過網路調查發展遲緩兒子的事，預測了 Toya 可能是自閉症，所以醫生告訴診斷結果的時候，我們的精神已經準備了，能冷靜的聆聽。

還有呢…我們都瞭解為了治療自閉症，需要專家的幫助，而且開始治療的時間越早越好，越晚越壞。因此，聽完醫生的診斷後，我們的關心就聚焦到了幫助 Toya 的專家在哪裡？最適合 Toya 的治療機關在哪裡？我們拼命地考慮為了 Toya，我們應該做什麼？我們忙得沒有悲嘆的時間。

若只有哭，Toya 的情況就好轉的話，我們夫婦也就日夜悲傷。可是根據常識，怎麼哭，都沒有用。我們心裡想專心應付面臨的問題的話，就沒有足夠時間當悲劇主角吧！現在對於 Toya 的事情，我們夫婦往往討論的題目是「目前怎麼辦？」，不是「將來怎麼樣？」

我們一知道他是自閉症，就決定讓他進入專業治療機關。我們的鄰居也有一個自閉症的孩子，他介紹德蘭給我們。我們住的地方也有早期療育機關，那邊離我家很近，但一個禮拜只有一天課。雖然德蘭每天有課，但離我家很遠。我跟老婆討論，結論是「越多越好」，我們就請德蘭給 Toya 療育。

可是我們還有要克服的問題，就是語言障礙。德蘭的老師也擔心說：因為自閉症的小孩適應語言方面的能力很低，所以同時用兩種語言教育(在家用日文，在學校用中文)會使得 Toya 不能發展語言方面的能力。我跟德蘭老師討論後決定，教 Toya 的時候使用的語言是以日語統一的。

然後，為了教德蘭老師們日語單詞，又為了使 Toya 習慣新環境，又為了我們夫婦瞭解德蘭怎樣指導 Toya，最初的兩個月(從 2008 年 10 月到 12 月)，我跟老婆每禮拜二帶 Toya 開車往返德蘭。因為我平日工作，所以這個期間我非常辛苦，使得體重減少了 7 公斤(現在回復了，而且比減少前增加了 3 公斤)。

2009 年 1 月底，我的老婆帶 Toya 回日本。她想讓 Toya 看日本醫生。她擔心因為我的中文能力低，誤會台灣醫生的說明。她到了日本，就去有關發展遲緩兒的公共機關掛號，他們居然說：「因為現在很多人一直等檢查，所以一個月後才可以。」老婆向他們說明我們家人因為住在外國而不能等一個月多，請先看。可是他們再拒絕說：「不好意思，那樣對別人來說，不公平。我們公共機關應該遵守規則。」最後，那公共機關的醫生同情我們，花私下的時間看 Toya。

日本醫生的診斷也跟台灣醫生一樣，還有那位醫生建議說：「關於發展遲緩兒子的教育，日本跟台灣，比起來，台灣的進步一點。所以如果台灣的事業機關接受 Toya 的話，你們最好留在台灣讓 Toya 受到療育。」老婆與 Toya 在 2009 年 2 月底再回來台灣，3 月以後到現在 Toya 一直自己坐娃娃車上下課。

進來德蘭以前 Toya 像貓一樣，對別人完全沒有興趣，即使叫他的名字也不來，一旦出去外面則掙脫我們的手飛快地逃走，不能靜靜坐著(坐飛機時，他騷擾別的乘客，我們很不好意思)。以前我們認為他是一般的孩子，所以一樣用教姊姊的方式來教他。雖然 Toya 的行為沒改善，可是我們都很樂觀，心想「Toya 長大就好了；而且他是男孩，越活潑越好。」結果，我們讓 Toya 任意行動。

進入德蘭以後，Toya 像比較聰明的小狗；叫名字就來。我太太可以自己一個人帶 Toya 去買東西、坐飛機，現在他變得穩定。我們夫婦的壓力減少得很多。給我留下最大的印象是 Toya 開始上學後，大概只

有過了半個月的時候，德蘭舉行的典禮，我跟太太一起去看。我們看一個老師牽 Toya 的手登場，進去中央，一起坐下，一直坐著幾分鐘。看起來，Toya 有耐心的感覺。我們非常吃驚，同時感動。我們認為只有花了兩個禮拜進步很多，確實是「無論什麼事還得靠行家」。

我的親族與太太的親族都沒有障礙者。我們同情障礙者跟他的家人，可是以前對我來說，有關障礙者的新聞都是別的世界的事情。我沒有認真地考慮日本政府的福利制度怎麼樣？日本社會對障礙者的看法開不開放？等等。還有，我的座右銘本來是「自己的事情應該靠自己的力量做好。與其麻煩別人，寧可放棄」。可是呢，我為什麼能放棄 Toya？透過 Toya 的事情，我學習了人的能力都有限度，人世沒有別人幫助而不能解決的事情。現在我深切感謝德蘭的老師們、姊姊的老師、我的鄰居、還有所有幫助我們家人的台灣朋友，謝謝。